剩菜剩飯

域外漫筆

馮 進

美國朋友告訴我，他小時候在盤中剩下不愛吃的青豆、西蘭花等蔬菜時，母親總要一瞪眼，警告說：「中國（或者非洲）的孩子還在挨餓呢。」我失笑之餘，也想到當年外祖母哄我吃飯的故事。不過，和美國父母的「世界胸懷」不同，外婆的敘事套路另闢蹊徑：一是，飯碗裡剩下飯粒我日後會和麻臉結婚；二是，用餐像「二師兄」一樣潑潑灑灑，在飯桌、地面上留下殘屑的話，會遭雷公報應，大致都是懲戒、威嚇的風格。

美國人對於殘羹剩飯總有點不待見。老式英文中有「去年聖誕節留下的水果糕（fruitcake）」的說法，用來嘲笑無人青睞的「剩女」。其實，水果糕內容豐富，賣相喜慶，包含各色堅果仁、紅綠果條和朗姆酒，有的也頗可口，只因爲儲存時間過長，不免遭到白眼。感恩節大餐之後，各家各戶處理龐大的烤火雞，在以後的幾周裡做三明治、煮火雞湯、烤火雞麵條（casserole）等花樣百出，但原來的熱門大餐依舊不免淪爲怨婦。下餐館打包，還有美國人猶抱琵琶半遮面，委婉地稱它爲「餵狗包」（doggie bag）的。

相比之下，中國傳統中對於剩菜剩飯的態度卻和美國人大相逕庭。

外婆當初講的故事，傳達的是勤儉節約的教誨。民間傳說中也有類似的勵志小故事，諸如富家子如何浪費糧食，亂倒剩飯，而附近寺廟的和尚（一說是家裡目光長遠的新媳婦）每次都悄悄地把這些留下曬乾，日後荒年到來，果然全家得以果腹，渡過難關等。過去中國人在外宴客時大手大腳，多叫了一倍的菜餚也豪情滿懷，絕不打包。在家卻是能省則省，吃飯時務必「打掃戰場」，剩菜剩飯全數塞下，否則就是犯了天打雷劈的大錯；或者，做一頓，吃幾頓，如同穿衣方面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剩菜剩飯總要當場解決或者節省下來留待他用的傳統，在中國人的飯桌上現在有時還可見到。那年去姑媽家吃飯，她對着懷孕的表妹說：「還剩下點菜，你都吃完了吧」，害得那時胃口奇好的表妹被弟弟嘲笑爲「吸塵器」。更有傳說，著名的揚州炒飯和「平地一聲雷」（鍋巴湯）就是廚師爲了不浪費隔夜的剩飯而想出來的變廢爲寶的高招。但是，中國人如今的飲食習慣也逐漸和世界接軌了。自從父親聽說綠葉菜不能在冰箱裡放過夜，母親每天的做飯任務就加重了。各種中文媒體上也時常嘮叨：吃飯時要留三分餘地，不要撐得肚膨氣脹；「家庭煮婦」們更不要爲了節約硬塞剩菜，弄到「三高」。

總之，現在養生之道的主旋律是，務必要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因小失大。眼下「包圓」剩菜省了小錢，日後看病吃藥可能就得花大錢，這當然不無道理。不過，我和朋友在外用餐時，對於那些不爲了面子點貴菜、多點菜，而最後也敢於打掃戰場，而不是扭扭捏捏，這也不吃、那也不碰的人更有好感。只能說，人的飲食習慣果眞是文化傳統、家庭背景、教養習慣的濃縮啊。

倒過來

人生在線

馮海鵬

看內地演員趙本山的小品，發現他很會巧妙地把一些詞語倒過來講，產生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比如說「名人」這個詞，他把它說成不過是個「人名」，「博客」說成「刻薄」，「人氣」說成「氣人」，戲謔意味頓生。

有一天，我突然也嘗試用此類方法把一些生活中詞語倒過來，可能有失偏頗，但卻能發現很多有趣味的感悟。例如「父愛」、「母愛」這些詞語，看到它們，我立刻想到的都是無私偉大，可是，一旦倒過來成「愛母」和「愛父」又立刻使我陷入沉思。是啊，父親母親對孩子毫無保留，而爲人子女的都要捫心自問，自己愛母愛父究竟有多少了，可以肯定地說，父愛母愛遠遠大於愛父愛母啊！虧欠父母的，趁着有限的時間盡力彌補，我想對誰都不晚。還有，「快樂」、「幸福」。快樂，快去樂，誰都懂這個道理，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

爲生活瑣碎而累，爲苦惱挫折而悲，哪有心情快樂！可是，倒過來，「樂快」，樂來的快不快，在乎自己的態度，在乎自己的心境，快樂別人無法左右，完全在乎自己啊！幸福，有幸才有福，連造詞的古人也這麼認爲的，可是，幸運的人畢竟少數，人生的路上誰還不經歷些大大小小的不幸？可是反過來，「福幸」，有福才叫幸運。

什麼是福？

平安是福，平凡是福，開心是福，糊塗也是福，多少人已經把人世間的福總結的淋漓盡致，每個人終歸是要明白點屬於自己的福的啊！詞語可以倒過來講，生活中的道理亦可倒過來想。失敗了，倒過來想，是不是我缺乏了某一方面成功的必要積累？痛苦了，倒過來想，是什麼不足導致了今天的結果？……明白這些就不會一味陷入鬱悶中不能自拔，那麼，這樣，是不是也是一種莫大的收穫？凡事，倒過來想想，倒過來看看，倒過來悟悟，心就豁達，心就開朗！該做的努力去做，不足的努力去彌補，人這一生，也就是了！

良知

如是我見

言止善

去年的一個深夜，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在驅車回家的路上將行走的女子張妙撞倒，藥下車後見張試圖記下他的車牌號，竟用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將她刺死。這起犯罪動機極其卑劣、行兇手段特別殘忍的案件，經兩次審理後犯罪人被判死刑，今年六月已執行。

八月份，央視記者柴靜採訪了張家和藥家。當記者向張妙的父親張平選問及得知藥家鑫伏法後有什麼想法時，他的回答是：「我也高興，但是我過來一想，對他媽他爸也覺得有點同情。」之後，他還補充說：「我對你說個實話，我還有兩個孩子，我必然還有依靠。藥家現在沒有一點依靠了，就那麼一個孩子，我不知道藥家鑫他媽他爸這人究竟是個啥心情。」

張家在農村。藥家在城市，藥家鑫父母屬普通的工薪階層。在藥家鑫二審被判死刑後，其父親藥慶衛開通了微博，他說藥家鑫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對兒子所犯罪行感到氣憤和痛心，對遇害者及家人造成的傷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愧疚。二審之後，藥慶衛曾帶着籌來的二十萬元去見了張平選。當時，張收下了那筆錢，但後來又通過郵局匯了回去。藥慶衛在微博裡表示，他們會把這筆錢用專門的賬戶存着，留給張妙的孩子和父母以應付不時之需。當柴靜問張平選爲什麼不收這筆錢時，他的回答是：「農村要飯都要好要些，揀個破爛弄個啥沒人笑話。」

藥家鑫之所以走上不歸路，藥慶衛夫婦都認爲自己有不可推諉的責任。長期以來，他們總以爲追求完美就是嚴格要求，常以簡單粗暴來取代內心啓發，和孩子間缺乏誠摯的溝通，更忽略了人格培養和責任教育。藥家鑫曾向記者講：「從小到大我生活幾乎除了學習就是練琴，小的時候練琴，爲了練琴，媽媽會打我或者拿皮帶抽我。有一段時間爸爸看我的成績不好沒有努力學習就把我關在地下室裡面，除了吃飯能上樓以外，其他時間都在地下室裡呆着。我覺得看不到希望，天天壓力特別大，我經常想自殺。」藥家鑫有新憧憬是考取了西安音樂學院後。從大一開始，他就在酒店彈琴，還四處做家教掙錢。到大二時，他已經有二十多個學生，一個月有幾千元的收入。眼看好日子就要在琴聲中降臨，卻開車撞了人，此刻，他完全沒有正常的應對能力，多年的積鬱和自私心理驟然膨脹，產生了殺人滅口的念頭。

臨刑前藥家鑫見了父親一面，他提出要獻出眼角膜，藥慶衛沒有同意。父親講，你把你的罪惡都帶走，不要再連累別人。藥慶衛很後悔自己講話太偏激，「人不能衝動，衝動是魔鬼。」

採訪後，柴靜感謝兩個家庭在創傷中向我們袒露內心，讓我們看到張家在無辜的女兒逝去之後，仍能持有的寬諒與善良；看到藥家父母在兒子伏法之後，繼續救贖與反思。我們也應當感謝柴靜，可以設想，如果她缺乏眞誠，誰願意把傷疤再揭一次？

讀到一篇題爲「是誰害了藥家鑫」的文章，論者認爲正是功利化的社會和學校害了藥家鑫——人人天天都渴望「成功」，良知已成了可有可無的擺設——長此以往，誰敢說沒有另一個「藥家鑫」出現？藥慶衛提醒大家：「我們必須從死亡中學習，因爲這裡有血的教訓。」

陳易遺詩

——話詩憶舊之一

王夢奎

燈下集

劫後論交恨識遲，書生自許眞書癡。風狂君失揚帆日，浪息我逢試手時。屢次聆教驚妙語，幾番趨訪得新知。每經三里河邊路，老驥猶聽長嘯嘶。

這是我一九九九年寫給陳易的一首詩，說的是我們之間的交往。我於一九七五年八月結束長達六年多的「五七幹校」下放生活，到第一機械工業部研究室工作。不久，研究室來了一位老人，矮小精悍，雙目炯炯有神，似乎一眼就能把你看透似的，頗爲威嚴。當時政治空氣緊張，我初來乍到，很久沒有和他搭過腔。只是聽說，他叫陳易，五十年代任一機部部長助理，被稱爲「一機部的王熙鳳」，一九五九年犯了錯誤，「文革」中受到衝擊，現在研究室幫助工作，等待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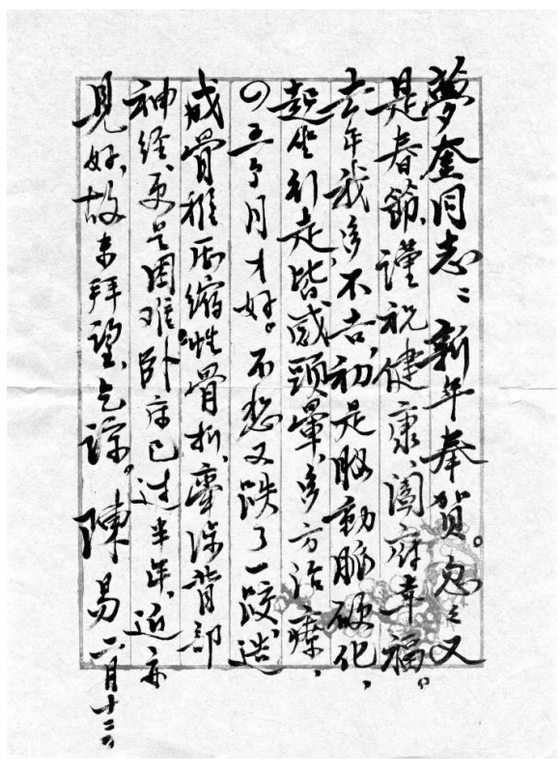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去世，人們都想到人民大會堂向遺體告別，但每個單位名額有限。陳易是老資格，自然優先，他卻婉言拒絕，說：「我就不去打擾老人家了吧。」如此特立獨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快即粉碎「四人幫」，思想解放，除舊布新，政治空氣輕鬆活躍起來，我和陳易接觸多了，談話頗爲投機。他的思想是新進的，對歷史和現實問題有不少獨到見解。一次他偶然說起，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爲彭德懷鳴不平，吟誦韓愈的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憑這一條，當時是足以劃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何況他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一直持批評態度，大概不會沒有其他表現。

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初，我和陳易參加了研究室組織的對北京內燃機總廠的調查，並且參考彙總在其他幾個大型機械工業企業的調查，由我執筆寫了一份調查研究報告。陳易雖然沒有領導名分，但由於資歷和見識，實際上是這次調查研究的主導者，報告經他修改過，也反映了他的思想。我手頭保存有報告的打字稿，今天看來，報告對於企業領導體制，對於企業管理和整個工業管理體制和政策中存在問題的分析，還是有深度的，提出的建議在後來的改革進程中有不少都陸續實行了。

我一九七九年四月調離一機部的時候，陳易自掏腰包，在四川飯店餞行，有研究室的另外幾個人出席。我當時是研究室行政級別最低的人之一，二十二級，月薪五十六元。雖爲一飯之賞，終究心存感激。後來他多次寫信給我，更多的是我登門拜訪，都是漫無邊際地閒聊。他給我講過許多往事，對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黃敬部長共事的歲月有美好的記憶。

二〇〇五年《王夢奎隨筆》由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版，我寄給他一本。他以九十高齡，很快仔細讀完，並且給我連寫兩信，說：「今年中秋無月，讀你的隨筆，是與外人談話，內容是炸使館、撞飛機的一篇，有節、有理、有利，很高興。讀完隨即作了一首打油：『倏忽城居七十年，未見秋月幾回圓。今宵細讀風雲筆，好作尚書酬外員。』文革初，我也在中秋作了一首打油，忽忽幾十年了。寫陳左右，心境與此不同：『光陰一逝如流水，去歲西樓。今又西樓，鼠嘯蟲吟兩度秋。小窗遙望中天月，似是離愁。豈止離愁，落葉西風正滿頭。』那時天天批鬥，現在不同了。」我由此知道陳易善詩。

二〇〇八年初，我打電話到陳家，他的女兒陳小群說，老人已於年前去世，對未曾通知我表示歉意，並解釋說：老人立有遺囑並且再三交代，死後一切從簡不計，親友也不通知；原衣原貌從速火化，骨灰用最簡便的方法處理，絕不保存；家內不掛像，也不接受弔問。我聽後默然久之。一位可稱作忘年交的人就這樣走了。幾年來，逢年過節，總想到陳易，感到有些空落，因爲過去在這個時候是會去拜訪他，聊聊天的。陳小群把陳易手抄的詩稿複印一冊寄給我。稿本共輯錄一百八十六首詩，用的是榮寶齋印刷的豎行宣紙信箋，毛筆書寫，陳易寫給我的那些信也都是這樣的。卷首有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日，即去世前幾個月寫的簡短引言，顯然是作者自編定稿。字跡一如往日蒼勁有力，完全不像是出自高齡老人之手。引言說：「我今年已九十出頭，平時寫的亂七八糟，現在把能想起來的收在一起，備忘而已。用荆公的律詩作為引子：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黜黯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眞。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我景仰王安石。」



陳易手迹

書王安石詩於卷首，寄託着作者對平生遭遇的感慨，也表達了對歷史記載的懷疑。所有詩都未註明寫作時間，也都沒有發表過。從所詠題材和他作詩的經歷看，當是從年輕時代直到去世的半個多世紀，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像陳易這樣的經歷的人，作詩抒發牢騷在所難免，但綜觀全部詩稿，是憂國憂民和積極進取的。即使在「文革」被囚之時，也不失豁達瀟灑氣概：「重門深鎖過春時，布穀聲聲入夢遲。三十年來多少事，負人負我一心知。」「夢裡關河三十年，履痕處處已如煙。而今兩頓黃金飯（黃金飯，即玉米麵窩頭。），風骨飄飄似神仙。」偶有牢騷也是詩人式的牢騷，友人呂某被劃爲右派，寄詩慰問：「淮南秋色近何如，千里相思怯寄書。聊問故人茶飯好，詩情抑似舊時無？」改革開放後到一些地方調查研究或旅遊觀光，所作詩更富清新之氣。例如，《赴南》：「萬里南飛越凍雲，神州變化一年聞。花城捨卻三冬服，街市換得超短裙。」《無錫》：「細雨微風楊柳斜，輕車過處盡桑麻。千紅萬紫江南岸，吳越歸來不看花。」很有朝氣，毫無老態。

陳易自幼愛詩，且有所作，詩稿中也有論詩的詩。評論《詩經》：「三百詩篇本俚辭，桑間月下唱相思。自從編作經書後，斑駁離奇不可知。」評論錢選宋詩：「先生精選宋詩多，卻獨不選正氣歌。家國已隨正氣盡，豈如熱血壯山河。」他是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的。詩稿所輯詩，絕大部分是詠古今歷史，品評人物的。陳易說，五十年代毛澤東號召讀《資治通鑒》，他買一部殿版的，讀後頗不以司馬光爲然。在給我的信裡有詩論《通鑒》：「資治唯『理』效如何？徽欽難免北渡河。一千年間兩司馬，後者遠遜前人多。」還說：「史記對陳涉、項羽、李陵、漢武如何議論，在通鑒裡想也不敢。」又如《讀漢書》論劉呂：「呂雉何故殺韓彭，此事由來說不同。唯有史遷具慧眼，且喜且憐最傳神。」《讀三國志》論曹操：「一讀幾徘徊，襟懷誠大哉。建安三詔令，幕府盡人才。」詠今事如《廬山記》：「萬戶千家灶滿灰，廬山風雨訴堅貞。將軍去後朝堂冷，從此無人敢逆鱗。」都有獨到見解。

陳易安徽人，一九一六年生，家庭出身貧苦。一九三八年在大別山參加革命，次年入黨。一九四二年起從事財經工作，擔負過多種領導職務。建國後以華東紡織總局局長調任一機部部長助理時才三十多歲，可以說是一路順風。陳易有見解，有文采，也有魅力，但恃才清高，鋒芒太露，爲人所忌，遂於一九五九年事件後一蹶不振，盛年未得施展。「文革」爆發後曾自稱「老運動員」，遂被貼了大字報。囚禁釋放後有詩曰：「幾年地獄得歸來，面對家門不敢開。獨坐終宵望天曉，只緣盛世愧無才。」希望政局有變，再顯身手。終於等到改革開放，經常就社會經濟問題發表見解。一九七九年九月曾就外貿體制改革問題上書胡耀邦並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陳雲，洋洋灑灑，鞭闢入裡，引起鄧的重視，詢問陳易何許人。終因年過花甲，或許還有別的糾葛，未得大用。一九八一年自請離休，在北京三里河附近汽車局大院一幢侷促的居民樓裡終老。惜哉，悲夫！

陳易和他那一代人，已經成爲歷史。雖然每一代人都會成爲歷史，我還是經常感到遺憾，沒有在生前更多地聽他講述歷史，和活着的歷史對話，當然更很少談詩。

（二〇一一年四月）

小指數，大生活

金文藝

人與事

那天上午，辦公室同事小趙在座位上忽然驚呼一聲，嚇了我們一大跳。大國也皺着眉頭忙問他：「又怎麼了？咋就跟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似的？」小趙挺鬱悶地解釋說：「我就納悶了，剛才在網上測試了一下我的單身指數，測試的結果說我非常懂得愛情的遊戲規則，單身指數幾乎爲零，這也就是說我沒理由單身哪！可怎麼別人給我介紹了幾個女朋友，最後卻都沒能修成正果呢？」

我們聽小趙這樣說，都湊上前去看稀奇，站在小趙身後指着電腦屏幕七嘴八舌地議論着。隔着幾排座的大國這時更是急不可耐地趕忙起身跑過去，瞧了瞧，他突然心血來潮地說：「嘿，我也來測測試一試！」有同事說：「大國你得了吧，你都是有婦之夫了，還測個啥勁兒，簡直是多此一舉！」可是大國不知哪根筋「錯」了，他邊說着「不過玩玩嘛」邊執意要測。接下來，大國按照測試軟件中設置的問題，一道一道地答着。當我們正詫異於大國選中的那些噴射着「怒火」的答案時，一組題目很快就完成了，顯示的測試結果是：「你的單身指數是百分之四十左右，你是個有些呆的可愛傢伙……」

大伙先是一愣神，繼而哄堂大笑起來，小趙笑得最厲害，摀住了肚子蹲下去站起來，站起來又蹲下去，簡直是笑癡了，嘴裡頭還意猶未盡地嘟囔着：「剛才是誰說的來着？大國你可是有婦之夫哇！單身指數卻爲啥會那麼高哪？」

我們也都非常納悶，最終還是笑過之後的沈姐似乎看出了端倪，她問大國：「打你早晨上班一進門起，我就發覺你很不自在，你可是個臉上藏不住事兒的人，說說到底怎麼回事？」大國一捶自個腦門，說：「我曉得爲什麼會這樣了，今天早晨和老婆在家嘔完氣才來的，剛才還是滿肚子的氣呢……」

大國不光臉上藏不住事兒，還好，其實他的心裡也藏不住事兒，要不他所測得的單身指數就不會那麼高了。但願他能猛醒，並通過關注和修正身邊小得似乎不起眼的這指數那指數，讓自己的家庭生活眞正幸福起來。

豆腐滾魚

飲食男女

錢國宏

東北的豆腐是頗有名氣的，以此爲食材的系列菜譜更是數不勝數，「鯽魚燉豆腐」便是其中的一道代表美食，人們一提到「千滾豆腐萬滾魚」這句民諺時，馬上就會想到「鯽魚燉豆腐」。東北的黑土地盛產大豆，大豆做出的大豆腐潔白細嫩，盛在碟中，顫顫巍巍，如脂如膏，分外可人。大豆腐拌、燉、炒、蒸皆宜。不過，能讓人吃得最過癮的還是「鯽魚燉豆腐」。美食家們說，「鯽魚燉豆腐」實謂取長補短：魚缺乏苯丙氨酸，豆腐所含蛋白質缺乏蛋氨酸和賴氨酸，豆腐和魚一起吃，蛋白質的組成更合理，營養價值更高，兩者結合自然是相得益彰。

這道菜名氣雖大，做起來卻非常簡單：把鯽魚去鱗除臟，用油鍋煎上幾煎，添湯，放佐料，投入切成片狀的豆腐。鯽魚燉豆腐講究火候，必須是先用武火，燉開鍋，冒出香氣，然後改用文火煲湯一樣接着燉。豆腐和魚不怕燉，越燉越香，越燉佐料越入味。燉到一定程度時，白嫩的豆腐片在沸湯中沉沉浮浮，最後都浮到上面來，並且表面和內裡都燉出了密密麻麻的小蜂窩，這時，便可以收火盛湯了。民諺「千滾豆腐萬滾魚」，意謂豆腐和魚在沸鍋中滾過的次數越多越好，煲的時間越長越鮮美。鯽魚豆腐燉好後，盛到碗裡，是湯色奶白，氣味清香，滋味鮮甜，未及端上桌，便已是香氣滿屋了。燉好的鯽魚骨肉酥爛，夾住魚尾，筷子抖抖，骨肉便自動脫離，甚爲有趣。豆腐片綿軟潤滑，玉一般溫婉，片片如膏如脂，精緻美極，令人不忍下箸。俗話說：「心急吃不得熱豆腐」。帶着溫度的豆腐才叫豆腐，才夠「品位」。把滾燙的豆腐片放進嘴裡，無須咀嚼，便滑進肚了。直到豆腐片滑進去了，才曉得那東西滑爽細嫩且洋溢着濃濃的豆香。豆腐片布滿了蜂窩，蜂窩裡又浸進了熱湯，所以吃時經常是嘶嘶哈哈，搖頭晃腦，彷彿陶醉了一般。豆腐一下肚，人就精神一振，眼睛一亮，就覺得滿世界都暖了。

魚和豆腐吃罷，再喝湯。那湯，乳白，清亮，潤爽，開胃，喝一口，五臟六腑都熨帖得舒舒服服的。寒冷的天兒，守着一碗鯽魚燉豆腐，就着一盤饅頭或麵餅，吃吧，喝吧，不吃到鼻尖冒汗，不喝到兩頰紅潤才怪呢。

勿生帝王家

文史叢譚

盧荻秋

南朝宋孝武帝在位期間，對自己的第八個兒子、新安王劉子鸞最爲寵愛，「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前廢帝劉子業甚爲忌恨，泰始元年（公元四六五年），派人將其賜死。年僅十歲的劉子鸞死前對左右說：「願身不復生王家！」（《宋書·孝武十四王》）無獨有偶，十四年後，公元四七九年四月，宋順帝劉准禪位予齊王蕭道成。將軍王敬則率兵上殿，年僅十一歲的宋順帝驚恐萬狀，躲進佛龕之下。太后深恐禍及於身，親領太監找到他交給王敬則。

宋順帝擦乾淚水，膽怯地問：「欲見殺乎？」王敬則說：「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說：「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不久被害。（《資治通鑒》卷一三五）「勿生帝王家！」千百年來，如此痛心疾首的話，說過的人不知凡幾。隋末，煬帝之孫楊侗被王世充鴆殺前焚香禮佛，說：「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明末，崇禎帝在國破家亡之時，揮劍斬斷長平公主的左臂，說：「汝何故生我家！」（《明史·列傳第九》）不過，這樣的話從十來歲的小孩子口中說出，卻更見其內心的悲涼與惶恐，令人感慨萬千！衆所周知，中國封建時代的政治權力運行體系中充斥着不擇手段、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擁有權力就等於擁有一切，可以頤指氣使，可以爲所欲爲，可以翻雲覆雨，可以顚倒乾坤。

人性中惡的成分因爲有了權力的鼎力支撐，而得以無約束地膨脹。只要權力足夠大，背景足夠深，即便是父奪子妻的亂倫醜劇也會被美化成令人陶醉的絕世之愛，即便是塗炭生靈的獨夫暴行也會被巧飾成令人拜服的創世偉業。與此同時，權力獲取的途徑與機制也缺乏足夠的正義與公平性，如同一簍張牙舞爪的螃蟹，個個奮力攀爬，人人纏鬥不休，明槍暗箭，勾心鬥角，心狠手辣，巧取豪奪。爲了保住權力和地位，更是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因此，中國的權力場，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染缸和絞肉機，不僅將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濡染成爲齷齪不堪的權力機器，還讓其中的許多人在權力的博弈與絞殺中變成毫無價值的犧牲品。那些慨嘆「勿生帝王家」的天子貴臣、皇親國戚們，或在權力搏殺中喪生，或在君恩衰退中失勢，或在自作孽中不可活，或在朝代更迭中被碾壓，都是權力角鬥場上的落敗者和犧牲品。對於權力搏殺的冷酷與殘暴，他們感受得最爲眞切，也最爲痛徹，故而他們的慨嘆也最能引起人們的同情與理解。不過，「勿生帝王家」畢竟不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覺悟，而是從權力高處跌落時的悔不當初。在此之前，他們只會高居社會食物鏈的頂端，甘之如飴地享受着權力的魔法所帶來的榮華富貴，只會在社會叢林法則中毫無悔悟地踐行着厚黑二字。

就像如今的貪官，在位時吃拿卡要威風八面，落馬後才乞求願爲農民稼穡耕種一樣。

如此悔悟，顯然是無法消除權力逍遙帶給後人的誘惑的。正因如此，千百年來，如此痛悔之言雖然不絕於耳，但權力場依然如同充滿誘惑與魔力的迷宮，強烈地吸引着人們癡迷於權力場上的拚鬥與搏殺，癡迷於享用權力帶來的無限風光。由此看來，「勿生帝王家」的王室悲嘆，和「願爲農民了此殘生」的貪官祈願，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也並不值得後人爲之同情與憐憫。

進一步說，感慨時代造就了一茬又一茬的官場倒霉蛋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更應該深思權力運行體系本身患上了什麼樣的頑症，以至於讓一代代人飛蛾撲火一般衝進權力搏殺的滾滾洪流。